

集部

淨德集卷二十四

宋　呂陶　撰

墓誌銘

都官員外郎趙君墓誌銘

熙寧十年三月都官員外郎趙君旣守榮州乃建悅老堂曰奉二親盡所以樂親者君為州已大治親方壽考而能極恭致養適其懽心雖天下之至樂無若此也於

是搢紳士大夫多為歌詩褒譽德美鄉閭族屬指以為榮且愛慕之不及越明年閏正月某日喪其父太子中允祐二月某日又喪其母萬年縣君張氏君哀毀屢絶僅能扶喪歸晝夜哭如禮又時强飲食凡四十九日而病又五十一日而卒實元豐改元四年辛亥哀哉君子孝愛其親終繼以死可謂不幸矣君諱薦字賓興邛州依政縣人曾祖翺祖文皆隱民籍至中允君以君立朝始有封君少嗜學善詞章旣冠舉進士一試登乙科調

鯀州司法以陟狀遷鳳翔府虢縣令縣介岐雍間民以豪悍相勝抵禁自若君設為規範諭以可不可民信之刑省五六巨盜伏境中捕吏畏罪執非辜以告舊令傳致之獄具如實君審辨詐偽縱去不問乃任謀下令搜擿黨與未踰月果獲真盜有司以功上遷安化軍節度推官知河中府河西縣君曰為縣不能使無盜誠可愧捕之職也安可藉以苟賞辭不拜識者高其廉當塗交薦之後三年改著作佐郎知汾州西河縣縣劇於虢處

治益辦令天子踐阼授秘書丞未幾轉太常博士歲滿監成都府軍資庫是時天章閣待制趙公帥延安乃以賓佐請君即僉書彰武軍節度判官改屯田員外郎洎公被命南伐交趾又辟君以行君懷親思歸不敢往公入見上言君父母留遠方皆老矣不當久在邊當使之歸養且言君才可用顧用焉上乃許君不俟秩滿而還踰年除知榮州轉都官員外郎方將大用之命未下而君卒春秋四十有八故交親知者莫不悲也君襟度夷

暢無少凝塞接人無賢不肖皆得其歡至于判析是否則中甚皎然尤好為詩觸物感意有得輒書凡一十八卷四千三百首或多至數百言雖贍不宂或止於二韻雖淺不俗遠探近拾率有理致君先娶黄氏封蓬萊縣君再娶楊氏封仁和縣君男六人曰穀曰弢曰彊曰殯曰杲曰某一女未嫁始君從宦游未嘗治産世貲家帑委其兄莊廩俸之入往往歸諸書畫既不幸諸孤甚貧乃丐田於莊為謀葬養生之具遂以二年十月某甲子

葬君於蒲陰鄉山泉里皈巖山之側銘曰
以君有行有文而獨不克壽要之報施子孫當有以立
者理勢宜爾君其無憾

尚書屯田郎中致仕常公墓誌銘

尚書屯田郎中致仕常公享年七十有八熙寧丁巳歲
正月朔日卒于成都孫男安民之官舍即以三月壬申
葬于大邑縣多融鄉安寧里先塋之次從大夫禮也公
諱溥字用周其先居長安自唐季有為唐要掾者子孫

因家焉至高祖某則又徙臨卭曾祖某祖某遂為卭大
姓父某以信義著鄉里淳化盜起能與衆捍之盜不敢
犯又能率士軍迎王師以從討活汙染者千人蜀平議
賞不願仕君子知其有後洎公之貴累贈工部侍郎追
封母杜氏長安縣太君繼母費氏永康縣太君公天資
純愿少力學既冠從鄉舉輒先諸進士景祐五年始登
第調陜府陜縣主簿母喪父繼歿服除授成州南溪縣
尉旁邑有地訟指七木堰暮露灘為説凡十七年不決

部使者委公聽之公考驗圖券詳辨訛誤所謂漆木墓路者以折分爭人伏其明官滿調鄂州節度掌書記炭場吏私貸官緡將陷重辟公愍其非大惡偶不知法遂至是諭以償之免九人死改著作佐郎知濠州定遠縣素多訟吏積習為姦號難治公以簡處劇以嚴濟恕綱開條舉乃至無事於是修孔子祠會諸生躬為課試時旱蝗相仍公禱之必應獨一縣沾洽蝗亦及境而斃誠忱感格如古循吏之效轉秘書丞太常博士通判彭

州屬縣鶴鳴堰歲歲沖潰大破民産公度視岸勢因水之性鑿高就下得以不決民蒙其利乃用常公為堰之名遷屯田員外郎通判寧州遇英皇踐祚恩遷都官員外郎亦以雩祀獲報郡人愛之有號都官雨者猶前世以御史稱也改職方員外郎畧官攷其課在異等薦為御史不報今天子即位授屯田郎中通判海州提舉楚海漣水鹽綱時年六十八矣彊明無恙滿歲賞勞當自宰府除便郡一日登景疏樓感物賦詩浩然有歸意或

勸之俟從心而去公曰吾起白屋位郎曹於素志何負
士之進退惟以義必曰七十而謝則非出於誠出於法
也吾老矣其西歸乎歲時奉丘隴旦暮會朋戚嘯歌觴
詠以佚吾生其樂與宦遊孰勝耶既得請乃還臨卭號
鶴峯歸老安車野服惟所欲往燕吟諧笑終日歡然凡
如此者十年而没公謙懿和裕不忤於物接人無少長
貴賤一以禮處事無艱易巨細一以誠真樂易君子也
凡平生所著雜文歌詩若干篇為一集傳於家今樞密

馮公之未仕公嘗以台輔期之既而貴顯則亦報公之德議者謂公有知人之明而馮公厚於義莫不韙之公娶何氏有婦德封仁和縣君春秋七十七後公二十六日而終舉祔焉子二人檝黎州軍事推官構嘗舉進士已而退處樂於名教女六人長適廖世鄉次適杜修輔次適徐鈞次適宿松尉李寅次適漢陽尉張伯遵次適崔君平孫男十人長安道預太學薦早卒次安義次安石遂州節度推官次安民成都府府學教授次安雅安

中安政安節安世安術皆務家學孫女五人重孫亦如之公之葬也教授君狀其行來求銘某竊謂世之士大夫或役於禄利往往癃老未謝去或謝而歸失素所嗜則沮鬱有悶容或後裔慢於送往以至暴棺累歲不得即藏如公之勇退退而能自得及其亡也子孫又能時而葬之亦可以警昏薄勸篤厚矣敢不為之銘銘曰

仕而知止請老以歸老而有終葬不踰時惟義保躬公能履之惟禮篤親子孫從之吁嗟公乎無憾於斯

朝散郎費君墓誌銘

元豐三年正月某日朝散郎費君以疾卒于渝州白崖舟中享年五十四寓喪於合州之扶山十四年矣欲歸成都貧不能其配袁氏與子伯高謀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石照縣某鄉某里遂家焉伯高書君之行來求銘予三讀而悲之君與予同郡又同為皇祐中進士諱琦字孝琰成都人曾高以來皆隱民籍考諱某累贈殿中丞妣魏氏封仙居縣太君殿中君早亡有五子君處

幼家甚貧能力學為辭章聲名聞閭里舉鄉進士在第一遂中科得禄養母以及諸兄人推其孝悌初仕興元府户曹參軍遷合州赤水縣令有治狀用薦格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定州安喜縣民有婦自經父母謂夫家殺之君驗謂無他覆視者既異訟辯不已州將置疑有司皆傅會連逮數十輩淹繫累月竟不能奪君議黍菑將孰匹夫隂其下邏者執為冦誣以巨罪君索其情輒釋之郡欲深治君不忍致之法未幾旁邑果獲真盜衆

服其明於是部使劉公庠呂公大防張君問皆薦君才請以治無極朝廷從之縣接契丹境一日民訛言相驚謂北兵來侵皆閉事自匿市井不相通君不為之動有以慰諭其心凡三日復業如故兵亦不至保州民集衆數百撾登聞鼓訴屯田水利事久不決郡邑患之安撫使委君按視即條利害以圖上其說行公私以為宜熙寧中差通判蜀州遣仙居君憂服除又通判緜州元豐二年瀘州夷擾邊朝廷出師討罪調民夫數萬饋輓以

進轉運使辟君都大提舉夫糧數入瘴鄉因感疾將歸
合州之寓居至渝南不起君自著作佐郎五遷都官員
外郎賜五品服官制行易朝散郎娶袁氏封永壽縣君
子一人伯高女四人長適周昺次適袁鈞次適袁錫皆
舉進士次尚幼始君從學力養起家享禄凡晨昏伏臘
之費諸兄皆仰給焉以至辦其嫁娶賙其死喪收恤其
孤惸如此者三十年未嘗一日間薄泊君之亡則斂無
新衣祭無豐俎自合距成都纔六百里旅殯佛寺久之

不能歸歸則無族屬可依無田可耕無室可處其誅葬於合者死生之際宜其愶也悲夫瀘南之役斯民蓋不幸矣君之提舉夫糧區處以宜知會以信其聚不急其散不緩然而死於病者十猶二三明年再用兵夫糧之任非其人顛暗乖衆無復統紀先期不戒以集訖事不釋以歸萬衆暴露瘴癘大起相枕籍而死者十凡八九或强而歸則疫及其家血屬皆亡又不知幾千人耳至今東蜀父老語及是事則必惜君之没云銘曰

厚於其兄以悦其親凡衣未完子裘不温凡食未充子炊不晨救恤死喪畢其婚姻艱勤一世竟卒于貧客殯無歸葬為旅人士之行已蓋後其身君乎何憾於以寧神

淨德集卷二十四

淨德集卷二十五

宋 呂陶 撰

墓誌銘

著作佐郎李府君墓誌銘

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眉州丹稜縣事李君熙寧乙卯歲四月某日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幾元豐乙丑歲某月某日葬于晉原縣某鄉某里從先塋也君諱逢字脉之唐

安人曾祖勤祖圖考平皆晦德不仕君為兒童時超然有志氣憤其家世不耀顧學以起之資頴力勤居數歲遂能傳强下筆為文辭雅有理趣流輩畏伏搢紳先生襃譽之里人度支郎閻公仲孚以道德自任名重一時於後進少許與每稱君才嘉祐二年擢進士第授陵州仁壽縣尉捕强冦獲七人于格當遷官太守趙公敏達亦以功賞諭之君謂子弟曰士君子進退通塞固有義命吾將遷乎雖不戮此孰禦之將不遷如命何籍七人

之死以幸進不忍為也乃削去强迹皆可不死獄具趙公愕然問之以前說對公嘉其識量且曰餘慶之報遠矣再調歸州司理參軍商人有撑舟夜泛以避關征者津吏彎弓警之誤中輒死羣欲以故殺論君持論不可乃請于朝卒從輕罪徙利州縣谷縣令改某軍節度推官知遂寧縣是時轉運使急功利不復恤困窮小人好承迎議置鎮市税局以圖羨入主者委君按視銳意必行君以為村落細民間日而集有無相易苟營朝晡之

費一旦設官置局限其稅課則瘡痍何時而愈理不當置主者雖不悅亦不敢行歲時以薦格改秩得知丹稜東館僧持悔過懺罪之說率其徒早夜講佛書聽者踰百數浮士造飛語指為妖訛以亂上之人聰明且以媒進提點刑獄者信其言移文委君急捕連逮坐繫者將衆人情大駭君曰此豈有巨惡不過以其教誘民而從者偶多爾安足深咎遂寬其獄蒙宥頌衆縣郊多棄水散漫流溢君命引以溉鄰田之荒易瘠而腴凡數百頃

初毋畢氏既亡君晝夜哭不已遂夢焉乃思所夢而刻之以木形色肖類終身奉事不敢懈鄉閭稱之尤善篆隷知書者以為自成一家之法嗚呼君少力學有文聞譽彰者時既從政又能不忍削民以媚權勢其治獄務求之生有古仁厚之風矣而用不適于顯享不及于耇良可悲夫娶楊氏男六人駼未仕驤陵井監司理參軍騏嘗得試禮部駿邛州臨邛縣令騊知漢州綿竹縣駣舉進士女二人嫁楊籍費霖皆進士也孫男九人孫女

十二人並幼銘曰

古人治獄多陰徳子孫當有顯者于公之報明矣君不忍以七人之命易一官津吏得不死東館之岡無所冤視古人何愧哉諸子森然有美才可以光大迹其慶驗又非若湯周福祚之幸也

秭歸縣令李君墓誌銘

西南士大夫言善教子者以李君希聖為先希聖有五子學者四方五六歲時即使誦詩書日須數百字雖攜

抱玩戲不以他習眩其耳目稍長不復出戶外至于飲食動止一語一笑皆不離文字間凡風俗遨遊奔集之戲如燈夕藥市者去其居不遠未嘗闚知也早夜訓飭月致歲練積之數稔術業用成愼修年十六愼交十四乃能以辭重求舉同時擢第皇祐初愼微亦中科甲其後君又繼之此所以見稱於士大夫而謂之善教也君諱愼思字敬中於諸子為季孩提而孤聞先君之餘訓抗志勵學欲與諸兄相上下探索研味貫諳有餘華藻

煥發能就楷度既中第調遂州小溪主簿遷青石尉部使邵守知其才屢委以事裁宜處正咸適其意交章慰薦惟恐在後未幾移歸州秭歸縣令縣僻民野舉不知法禁君治以誠視之如一家期會聽決諄諄戒諭雖極冗微悉使曉信新灘在境内官舟饋運間有毁溺皇祐中使者建議鐫崖拓江以紓湍怒歲役萬夫芻薪數十萬三邑之民困于費不能已君以為灘雖險暴惟春冬之交水涸石露𡰱于沿泝方是時灘之上下官舟𡮢而

不進者倘易陸載而往則皆可遠險兩獲其利當塗行其說乃罷修灘之役歸人深德之歳滿代還父老涕泣惜其去薦者如格吏部以課最上嘉祐八年當陞見泛江而東七月二十四日次雲安軍感疾遂不起享年三十有八君資臯樂易力學有美名與人交多風議朋友愛之旣仕不廢書好易春秋每多論述著治策五十篇講明世務欲獻之朝庶奉大對卒不伸其志按君之先京兆萬年人自唐廣明西狩時有為晉原令者留居温

江䕫遷于鄱晉原四世生孫粲承粲生洪慶洪慶生章甫乃君考字希聖也以長子故贈中大夫妣文氏贈仙源縣君君娶張氏治家訓子動有凖的子五人紹卿杲晉卿皆舉進士旦緝嘗薦于鄉二女適范祖修張寅君没十九年未葬諸子待禄以祀而未能也乃以元豐七年二月庚午朔葬于新津縣修覺山依仁鄉曷伏里然則未葬而有待者出于義而待而葬之者禮也嗚呼君少而學壯而仕策發磨厲所志者遠去為古人今

則久矣此可悲也予與君皆皇祐四年進士成都同籍凡十一人三十年間存三人焉榮謝合離不常如此此又可悲也世之人有以錙銖得喪㦄競于秋毫之末而不究其終者豈知覆載為逆旅而吾游其閒哉所以遺生齊物之論起而覺其未喻也銘曰
有文矣藻繪具傳不發之危言有位矣撫字而安不尸之大權天畀以年志莫究宣巨山崇原卜云新阡墓松森然人知其賢

李太傅墓誌銘

君諱彤字周伯姓李氏其先京兆人八世祖遠從唐僖宗幸蜀謫晉原令因家焉高祖臻仕孟氏朝為永平軍節度推官曾祖某亦任太子司議郎祖某不願仕父某以君登朝贈大理寺丞母黎氏贈成都縣太君君少篤學頗穎秀時鄉先生職方員外郎張公中行守岳陽君往就正得易與春秋大旨朋友畏其博聞又嘗摭前世忠邪事以類相從為史斷十二篇以監治亂慶歷六年

中進士第調眉州青神尉言者謂蜀人官近鄉非所宜於是近皆徙遠移萬州司理參軍歲滿用隃狀遷江陵府松滋令丁寺丞君憂終喪授隴州判官吏部上其課轉著作佐郎知太原府平晉縣令天子踐阼改秘書丞尋遷太常博士知華州鄭縣以疾分司西京卒于盩厔之寓止享年五十四實熙寧五年春二月某日也既沒七年貧不克葬至元豐元年三月某日乃葬于某鄉某里先隴之次君彊明喜節廉自處素高待交游如少所

與然不廢於義休戚可以同於政事知大畧而未嘗以
忿恚任刑聽斷適其理大率剛而不撓恥為流俗態度
也在萬州有箠人之脉者提點刑獄視之疑且怒欲以
骨折論太守畏不敢辯君提傷者以告曰折則上下不
相屬今舉其上而下不少曲非折明矣使者無以勝卒
輕之又有三人謀殺一人者君方攝督郵當議法即白
守曰一人死安可戮三人坐謀首可也守不聽有詬責
言君持之益堅請於提點刑獄且曰某寧解印綬去安

忍妄殺人求順太守意耶得聞之朝止報一人萬州常失緡錢數千萬俾君驗之君以為貫朽鐵壞不知幾十載一旦指為盜疑或刻深請飭吏共償無煩搆獄守從之免數輩刑竄松滋産茗歲輸府千斤春未社收遣校至督所有君曰今未知茗之芽否可偕往視即斵根株俾校持以歸顧收植之後園俟其芽可責輸矣收始不懌既而從之植者既芽則謂同僚曰李松滋以芽為期今可取乎校復至具言君乃戒茗户以五日集如其令

無一毫私撓民深德之有宿寇數十結山民聚境上往往害捕吏累歲莫獲君開以威信許其歸首乃至無盜功當賞君不言賞亦不及隴之汧源號難治凡閱歲定籍則吏民相因為姦歷十數年官不敢輒易其舊君權潊未幾遂定籍高下適當人伏其平平晉民冒居公地而縣隸為輸租緣此以斂剥習久縱不問君使冒者自陳盡得其實免代輸之患又嘗為增隄以捍汾流以軍事未報君已解去既而大水一城蕩然識者稱其先見

鄭縣之西舊以石隄水過守居洎他官池圃以及富强
治榭君始來方諭民得取以溉水旣不至為總管者謾
其詞移檄於縣覘水以禦火符下凡四五君悉不應時
都官員外郎郭君源明以方静為州君具白所以然信
之民甚賴其利洎引疾而去有邱君之貧者告曰願一
日留則終月禄入可享乃笑而謝之即日不視事君先
娶包氏在萬州時遇君之疾以憂卒再娶郭氏封壽安
縣君包氏生子覿孝友力學自二曲護喪歸葬靈泉不

達治命長女適瀘州司戶文朝光郭氏生子規治經力學從舉薦於鄉必能世其家次女適鄉貢進士李葆光二孫曰昺曰晏嗚呼君平生施為如此剛矣哉苟遭時得志盡發胸中緼則軒騰馳驟立事致功卓然有奇節可必也惜乎仁不顯而見於用者止此耳予少從君遊洎官晉陽又與之同竊思仲尼未見剛者之說信剛者之難見愛君氣節舊矣覲來請銘敢為銘曰

剛近於仁亦鮮克舉剛生於氣充則執梁申棖徇欲義

所不取孟子養浩以是為主家山之東喬松之隖嗚呼
剛者李君之墓

光禄寺丞致仕何君墓誌銘

何氏之先蓋晉之卿佐封于韓者子孫因以為氏秦滅
韓其後流散四方或謂韓為何故漢魏以來始著何氏
有居于閩者至瓚乃顯即君六世祖也仕後唐歴太原
留守除西川副使會孟氏僭竊耻屈其下飲恨死其子
柔不能東乃家青城遂為青城人柔生令昕令昕生繕

不幸逢亂離無復振起繕生中郎君考也任道晦處無意官禄以聚書為能以賦詩為樂蜀之耆儒李畋渭卿戈淵仲顔皆與之友子四人君其季也諱敏字希顔簡慤莊重克承厥家貧而能力生以養親奉祀至于撫養百口靡有不給富而能好善以訓其子孫至于起家從仕翹然有聞旁支外屬之無歸則倍仰而濟鄉閭識者以吉人君子稱焉熙寧初今天子祀南郊以君之子大章恩朝封大理評事四年明堂大饗遷光禄寺丞六年

十一月某日終于家享年七十二八年十月某日葬于
縣之某鄉某里君娶李氏今封仁壽縣君生三子大章
皇祐四年中進士第五遷太常博士通判漢州大臨某
皆飭行不墜先訓孫四人宗元榮州榮德縣令宗範合
州巴川縣令某某悉志于學期以自立惟何氏蜀來中
葉不燿至博士君始以學文德禄而榮德巴川二君又
能同時取科第士議榮之君可謂有後矣某與博士君
同進士籍且為姻家君之葬也敢誌而銘銘曰

何遷于岷五世至君既永以年再光以恩山之阿江之

濆衹厥祀傳後昆

奉議郎何君墓誌銘

余嘗銘光禄寺丞岷山何公之墓攷論世次及其里居

詳矣君乃光禄仲子也諱大臨字才叔少讀書知名教

以修潔治身以恭愿事親鄉黨以善稱閨門以孝聞通

詩騷之學敚約大致作為篇章適情寓物平暢純澹有

昔人風格或告以釋氏之説當虔敬崇奉乃享令報則

曰廣慈心即佛不妄語即經若乃禍福之應惟修其在我者而順以聽命吾知此而已晚從道家之教信尚清寂求以養心治氣歸之虚靜故能委置世紛無競于物漠然自得有方外之趣尤長于教子擇師取友必以賢飭勵以經術欲其慎行而寡過誘掖以辭章欲其資身而得禄凡朝夕所肄習而謂之課試者毋與之講解切劘不倦若朋友然由是起家中第孟仲接武西南士大夫舉義方之訓皆推君為先君娶倪氏累封安仁縣君

卒十年矣子五人宗範朝散郎眉州教授宗奭早亡宗誨以學求舉宗韓資州磐石縣令宗哲果州相如縣尉孫男十二人元豐三年神宗祀明堂封君承事郎其後五遷至奉議郎宗範又嘗得五品服請以賜君不著于令詔特可之議者以為榮君享年六十三元祐五年三月十五日卒于家八年正月四日葬于青城縣之懷仁鄉赤木里先塋之北初倪氏之葬也君為壽冢其旁弔以詩曰我來同穴知何日石火光中更十年已而其言

驗嗟夫始終生死之變豈偶然哉銘曰

每讀五代忠義傳至明宗命何瓚入蜀制孟知祥事未嘗不廢卷而嘆也夫以明宗區區睽弱之唐任一何瓚而欲禦摧逞僭叛之蜀豈不難哉瓚意不屈繼以死何其易也自瓚至君六世而子孫之盛如此究觀前人之大節推驗後嗣之吉報則福禄之來抑有由矣

淨德集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淨德集卷二十六至三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馬履泰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李晉

淨德集卷二十六

宋 呂陶 撰

墓誌銘

故光禄寺丞致仕張君墓誌銘

某年某月甲子張君元老以疾卒于邛州安仁縣之居第享年七十四凡三族之親及其鄉之士大夫聞而哭曰義士死矣今而後吾屬有患難誰其恤里巷之耆叟

嫠婦與其孤童弱女聞而哭曰仁者亡矣今而後吾家有窘困誰其濟至某年某月甲子將葬于縣之某里則向之哭者又往弔而哭焉君諱某字元老而三蜀之士識與不識皆稱曰元老者愛之也蓋君天稟仁惠而樂於義與人交同其休戚施與不吝以急難告不擇險易必竭誠拯之以貧匱請不間疎密必極力賙之友人黄子山客死合陽子幼且窶寓櫬未還謀於鄉無肯出力者君奔走數百里護其喪歸郡文學張之翰父亡二十

載未還窀穸之事葡陽范還卒於安仁諸孤無託君皆給田使之葬樊氏女大歸父母繼没貧甚君擇良家子妻之其勇義好施率如此於親屬尤篤愛雖淪没不忍欺仲父惟一女早失怙恃君撫養勤至為納贅壻分產與之如昆弟或謂在律不然給之田太多君曰吾仲父不幸無子幸而有壻吾與之田奉歳時血食安忍計多寡哉按君之先居南陽值唐季亂避地入蜀今為臨卭人曾祖某祖某考某皆不仕君娶黄氏生二子長曰某

早卒次曰某皇祐中舉進士為天府高第累遷朝奉郎君以子立朝封大理評事遷光禄寺丞孫男幾人曰某某君少力學喜詞章一時名士多師友之晚歲安閒惟詩酒自適其生平氣節好出於仁義故書其大者以示來世銘曰

仁及鄉閭義加朋友懿行之最君安而有儀或得位力行其志擴而充之人蒙其利惜也不達用於退藏勒銘墓隧顯發幽光

著作佐郎致仕宋府君墓誌銘

宋氏之先居京兆唐僖宗時為屯田郎中隨乘輿入蜀任彭眉二州刺史諱捉者乃君七世祖也卒官葬武陽因家焉其後有五宗次昌殷始遷邛之蒲陽遂為邛大姓昌殷生賢賢生珂珂生皓皓生平即君考也君諱慎交字絛初七歲失所恃執喪如成人族屬異之既長剛方厚里若少緣飾然有識度不以賤貧榮富動懷無一語及非義談說慷慨歷歷可聽多與名教合其治家有

範約而中禮恥徇浮侈之俗其教子有術嚴不傷愛從學者諭以修身礪行勉官者勉以急吏緩民其待物甚恕蓋雖有怨不復里人伏其量熙寧元年上親祀昊天以子炤登朝封大理評事累遷光禄寺丞著作佐郎享年七十八十年九月某日卒于成都之别第卜以元豐二年正月戊子葬于依政縣某鄉某里四公山先壠之次君娶李氏封仁壽縣君生四子焯早亡煥舉進士炤為屯田員外郎燿嘗貢於鄉孫男十二人也自君之喪

屯田君哀毀骨立早夜惟宅穸是謀日月先其吉宅兆貴其安衣衾棺槨悉以度數弔者不冗挽者不譁旣祖於庭雖親朋猶有未知者君子謂宋氏之葬得其所以葬初刺史君葬武陽後葬四公至昌㱿遷蒲陽則葬昇平君常愛四公有佳山水已而葬焉亦遵平昔之志且不遠其祖也銘曰

質直好義犯而不校二者聖賢著以為教君有是德匪習而樂聽言則厲人可法效愛子則嚴納于忠孝族别

而五疏矣情好墓析而三異矣祠報四公之罔祖始之兆君歸於斯夙昔所詔期百千年銘此以告

長樂馮先生墓誌銘

蜀之有道君子馮先生諱某字損之其先蓋長樂郡者姓自五代祖倚仕孟氏任眉州司戶參軍卒官因家焉曾祖少連祖承諒父知禮皆為彭山人先生生而聰穎與他兒異纔五歲聞隣人誦書輒喜稍長遂好學讀五經尤專詩書探深抉奥志其本統泛閱古史百氏該綜

得失舉進士不第退而講學誨人每正席横經演明大旨凡訓傳之殊騁及其膚説則判别是否歸于至當學者多信嚮之往往化而博彊先生常曰學所以治性修身而充吾之所有非特誇論辯要利禄為也能積乎中發而粹乎外則無媿為君子若夫貴賤榮辱通塞險易當以義命委之世俗所謂厄窮憔悴者安足累吾靈臺是以抗志礪行愈困愈篤口不出柔言目不顧令色不枉己以徇物不違義以求人簞瓢藜藿裕然白首乃貧

無諂怨飯疏飲水曲肱而樂之徒歟娶唐氏亡九年矣二子長曰敢靜默有文登進士科累遷彭州軍事判官得禄就養里人榮之次曰敏力學慎檢操蓋隱德不位而慶流於後也三女皆嫁良族孫男三人女五人先生享年九十一熙寧八年五月某日卒于天彭之官舍十月某日葬于彭山安鎮鄉祖塋之次舉唐氏之喪以祔焉禮也其平生所著歌詩若干卷藏於家銘曰

壽考康寧好德終命此四者先生兼享之不富以利而

當以道洪範之五篇亦具矣

吳府君墓誌銘

蜀有吳氏其先京兆櫟陽人自唐中世有名祥者宦於唐安愛其土俗風物之美遂占籍華陽後四世生處謙仕本朝為膳部員外郎膳部生傅紹任涇陽縣令涇陽生季同授郊社齋郎乃府君考也府君諱拱之字宗象性孝友事親盡其道既長從學讀書通義理當彼時蜀去亂未久俗未甚盛仁人志士多以退靜相高於榮利

無所慕府君雖嚮學亦無仕進意治身守道恬晦自如居鄉里善惡甚明不妄許可結交以義患難則出力恤物以仁貧而樂施好談算數推步之術以禍福諭人使之修省戒懼常閲書曉方論以疾告者爲治之中年以來擇親朋之厚者而告曰吾儕生太平日無事閒居盍遂所樂以適吾情乎於是結爲綦酒之社而謂之太平棊酒文縱譚高談連日無倦色蓋優游於此者三十年元豐六年忽謂其侶曰明年春予乘厄限殆將終乎七

年正月感疾二月二日果不起享年八十三悉如其説
既卒即以某年十月乙酉葬于華陽縣居賢鄉先兆之
次娶張氏先卒十三年男三人師俞檢已無過師益舉
進士有聲名累上未第師皐亦與計偕早卒女三人適
進士史琏前萬州南浦縣令郭由儀進士宇文邁孫男
女各六人予於吳氏有世舊知府君為詳其孤乃以朝
議公所述仲父平生履行之狀示予求銘其墓予以為
雖生有言人之生除疾病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

一月不過四五日不能悅志意養壽命非通道也若府君者生逢治安傳襲祿仕而能遠世紛薄外累以顯晦榮悴為一悲愁死憤不汩於中三十年間寓於棊酒一月之笑豈其四五日而已乃能全天真享高壽其達人之徒歟銘曰

進榮退辱辛非己欲貴富賤貧莫非吾具忽然而勝歡然而競飲酒而醉默默然如靜雖曰形器吾不刻鐫古之達者宜其永年

醫博古府君墓誌銘

予謫官懷安得古太素與之游太素知道者寓于醫以自晦始即之如不能言謂其魯人也徐而叩之或及于治病謂其良醫也久而親之知其通物理能自得也蓋少時嘗遇河南李君傳以丹訣戒以素書晚又得隱者趙君付以金丹二故練藏養氣皆有深術所謂丹訣者蓋順天地陰陽造化自然之理受之以神持之以心所謂素書者蓋言保生之要本于内真知之必修修之必

不怠所謂金丹者燦然有晶粹圓而粒也太素既語予以丹訣其二物皆得而見之若李趙二君則不得而免不知其何如人也太素又嘗謂予曰趙君既以金丹見遺且言修道有三限之别上者享年百有二十九十次之七十又次之予至七十有疾將解去即服金丹以固性涉歷三世乃超離形器之外予聞是說至元豐七年太素年七十忽感疾如趙君之言餌其金丹後二日而卒實某月某日也嗟夫道家之說天地與人以生不與

之死戕伐其生而死者舉世皆是也知有神仙之道從而學之者欲保其生也如趙君之言必涉三世而後得其難如此乎豈塵埃網罟之內罪垢汙濁纏結塗漬必洗蕩刮磨經數百載然後完潔乃以可保天地之所與者乎抑定于中者不亂累於外者可忘水火刀劔之來尚委而去况疾病乎天下之事有不可致詰者今趙君之論太素之亡亦其一端乎太素諱世淳曾祖諱某祖諱某皆占籍金水太素好恤孤賙急人多賴其力亦濟

世之意也家藏道書五千卷著禪頌千餘首述五運六氣圖六十年氣候訣皆有理趣子三人公輔公述先卒成之舉進士女四人悉嫁良族八年九月某日乃葬于柏廟鄉羅曲里西山之陽銘曰

君常攝耳宜壽且祺乃以疾終莫得而知仙說有夫生兮可遺或寓而正或委而馳為君作銘縱言及斯君如不昧尚亦笑之

淨德集卷二十六

淨德集卷二十七

宋 呂陶 撰

墓誌銘

夫人文氏墓誌銘

瀘州判官蕭君叔獻之母夫人文氏世居遂州之青巖父寶龜母孫氏皆早亡淳化咸平間蜀冦亂郡邑擾蕩夫人旣失怙恃復遭時多故與昆弟徙居合德以完其

生既長適蕭氏事舅姑以孝事夫以順訓子治家愛而有法性喜儒學尤好施天禧中老儒唐恕善談合理郡人推為有道毋過蕭氏必從容語及飭身臨事之要夫人嘗誌其言謂其子曰兒終身能如唐翁語吾門當大夫杲卒叔獻未中科夫人戒之曰為子貴能樹立使父母存没無慊乃可汝無怠終吾老期汝得禄酬平昔意其判别善否惜之母道如是豈古所謂賢母者歟親黨內外洎里閈之衆貧不能自濟則賙贍存給俾之有賴

未嘗以遠邇厚薄形諸意以是無餘藏於家子男二人長曰允昭先卒次叔獻也一女嫁陳紀慶歷六年叔獻既以進士第詔許蜀人初仕于鄉遂佐寧武幕秩滿當遷北地以夫人老請便官歸養乃除武信從事又除瀘州始終十餘年以禄為養鄉閭榮之夫人嘉祐三年某月某日卒于里舍享年八十二五年某月某日葬石照縣某里叔獻字師元志行和謹接朋友間言不入歷官多有能名予愛而與之厚故于其葬毋也來求銘銘曰

少也艱危已而有歸毋以壽考終子以藝學顯于時可謂有後矣

仁壽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熙寧七年十月某日仁壽縣太君魏氏以疾卒于普州大鐮鎮王諠家享年八十明年其子蘧喪而歸卜以十二月某日葬于華陽縣晉安鄉先塋之次禮也夫人世居成都曾祖某仕孟蜀補東頭供奉官將兵戍普慈因家焉祖淵父昭廼遂為普人夫人年十五歸于故贈大

理寺丞費君諱文字正用生五子曰珍均今亡矣曰珪

璋祇慎寡過曰琦以孝行稱鄉里皇祐中登進士第累

遷屯田員外郎通判蜀州四女長適李惟吉次適楊士

賢次適張鐸次適王誼皆良族也夫人仁孝敏惠得自

天稟聞前世賢婦烈女事歷歷誌記以自規飭好佛書

知緣報大畧特加崇信闡法愛而嚴雖壯子長婦侍之

每有畏色寺丞君𦾔豪舍財不屑屑治產惟好賢樂善

宴衎自適夫人罄奩中物及父母所與之田以資其用

至于闒踢曾不少慊寺丞君之亡屯田君之幼也名聲未聞生事困約夫人殊無他憂務擇師友磨礪其業至于起家得禄板輿就養士論推以為榮宗親黨巷指以為楷範治平中屯田君之官河朔夫人年踰七十歘然願行熙寧元年上初郊祀乃享今封四年大饗請進以邑則曰吾婦人一受命足矣在河朔七年而歸涉深登險水陸僅萬里康寧喜樂未嘗一日不豫然起居語默惟王氏女之在念欲往見焉凡如此者將一年子孫固

留不可會誼亦來迓即與之行至則浹日而逝王氏女哀夫人離闊之遠而會合之近遽及于大變也自是毀頻骨立誓以死殉後五月而亡其將亡也語不及他亦惟夫人之嗚呼始終存沒之際果何如耶夫夫人與其子宦于地方凡二十年無恙一旦歸而卒于女之家豈冥理素定不可輒徙耶人之生聚散休戚何常之有惟是母子之愛遂繼以死得非鞠養大賜雖終天莫能以報稱而至是耶臨夫人之喪者既弔而又傷之也銘曰

享年于耄惟德之施受封于朝惟母之儀禄以養裕于私禮以葬得其歸滔滔此生固有合離惟此合離喜樂憂悲夫人之懷吾女是思往卒其家女亦繼之理渉茫昧尸者云誰柳亦偶然莫得而知勒銘幽石以顯孝慈

李夫人墓誌銘

夫人李氏封壽光縣君故尚書屯田郎中常公諱溥之婦宣義郎致仕構之妻左朝奉郎安民之母具先蓋唐之宗室為鹽鐵判官從僖宗西幸遂居邛州之依政者

曾祖也好施不吝賙及凍餒者祖元熙也以文學名鄉里為詩尤工者父奐也郎中公家範嚴整太夫人雅好賓客夫人夙夕奉事周盡敬禮諸姑悅其恭娣姒服其和宣義君少從學不治產不恤有無夫人能成其志不累以家事凡嫁娶伏臘問遺之具一切處辦莫不中禮享年六十有六元祐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卒子六人長安石衛尉寺丞早亡次即安民志尚清壯學行治最推高一時次安序安節安稷皆舉進士季安時尚幼女二

人長適左承議郎宿州州學教授梅貢次適左朝奉郎
大理評事滕夊孫男四女七人惟常氏世世守廉約族
屬衆資貲寡自夫人之來歸勤儉以修婦職慈恤以敘
丗道損口體之奉以豐滫瀡完繒緼之敝以備袟禴蒸
足于老愛隆于幼三十年間閨閫雍睦人無間言可謂
賢矣旣而二子得禄安輿潔膳始有可樂之意則感疾
攣痺凡十餘年不能痊朝奉君嘗由太常丞除江西轉
運判官懇請留京師力謀療治朝廷從之改宗正丞遷

開封府推官國醫高手診視殆徧竟不起得非命乎自郎中公而上皆葬臨卭至夫人之喪貧不可以歸乃以八年三月甲申葬于陳州某縣受節鄉三河村之原葢亦不悖于禮也銘曰

禄以養何報之涼禮以葬孰為之鄉有兆惟丘葢得其藏孝乎親乎要之不忘

夫人吕氏墓誌銘

鄉先生光禄寺丞任君遵聖有賢配曰夫人吕氏眉州

眉山之著姓祖考皆以好善稱鄉里夫人年十七歸于任以孝敬奉舅姑以禮義事夫以節行教子遵聖之考居家嚴整子孫侍左右未嘗少假以容色惟夫人能盡婦道朝夕承養順適其意終身無樂之語遵聖趣向向高篤學力文得聖賢指歸處已從政恥枉道不與流俗合仕宦多齟齬飄寓四方幾至憔悴夫人輔助艱勤雖衣食不足終日裕然所以遵聖得遂剛簡之志而不隕溺于困窮者夫人能成之也子一人伯雨學有本原彊

明重氣節擢進士第今為宣德郎某王宮教授士林多
推之兵時在朝廷必有立夫人能教之也遵聖治郴縣
會王師討儂寇道過境窘于餉餽議斂來歲賦入貸民
財以濟之守將難其說遵聖又從往議夫人止之曰竟
不從可遂已乎莫若專達以辦事雖得罪何愧其善慮
而斷又非婦人之所能也伯雨未第時以禄養為憂忽
忽感恨夫人戒之曰取舍在人通塞在命吾豈强汝以
人力所不能致者哉既釋褐則又戒之曰堂構不墜吾

無慊斗升之禄非歡戚所繫不義之富貴不可以悦親惟求汝父之志慎所履不獲罪于名教則子道盡矣是故遵聖去世二十年終有良子乃夫人始卒之訓也晚歲好佛書知緣果大畧怡然若有得紹聖元年四月壬子忽感疾閉目誦金剛經凡二卷無一字外謬翌日乃卒享年七十有八明年某月某甲子葬縣某鄉女四人長適里人孫伯宗次適朝奉郎師規次適黄裳次適史喬年皆進士孫男二人祖構祖福孫女一人曾孫二人

予交遵聖父子間以夫人之志之德攷驗前載蓋鮮倫

擬昔孟軻之母擇鄰教子卒為大儒然其父之行業不

傳于後世梁鴻之妻甘樂隱遯並著高節然其子之威

名不耀于當日豈傳記有所畧乎抑亦無足述者推役

校此孰為全懿則夫人之墓可不銘哉銘曰

有夫而賢涉世孔艱惟其助之困節以完有子而才持

守莫遷惟其訓之克承厥先茂矣令德錫之永年著之

銘辭爰信而傳

長安縣君祝氏墓誌銘

秘書監濟陰祝君正辭在嘉祐治平間守密深衛襄四州皆有治效朝廷嘉其才嘗降詔賜金以褒顯之蓋當時良二千石也其女嫁同郡人奉議郎致仕董君綖生四子曰丕朝請郎知閬州曰萃未仕曰平兖州瑕丘令曰中渭州平凉尉孫十一人曰耕隰州隰川尉早卒餘皆從學舉進士夫人以丕登朝封長安縣君元祐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終于家春秋六十有八紹聖三年十月

庚午葬濟陰縣安平鄉南十里存榮沒哀其中禮也董氏與祝皆為良族以純約治家以雍睦聞鄉黨自夫人之歸奉其姑以孝從其夫以禮友其夫之妹以和教其子以立己之大方糾紉組綴之事雖勞必親蘋蘩簠簋之薦雖老必勤女功婦道兼修兩得由是閨閫之內益治而明至于不誦佛書不講淫祀惟儒者禮法是從皆婦人之所難能者諸子既仕則告之曰凡不欺于心不害于物謂之君子反是謂之小人窮達異分貴賤殊轍

惟不悖于義則無愧為君子不為人人雖五斗之奉吾不憾也為小人不為君子雖萬鍾之養吾不悅也爾等勉之慈訓所及卒有令懿予嘗與朝請君為同僚愛其趣操方靜多文而敏于政則夫人之賢從可知矣銘曰

祝氏之慶允昌子孫夫人鍾之德慈行溫董氏之法有嚴閨門夫人守之禮隆教存致養以祿惟義乃尊享封以邑惟善乃聞刻銘幽石貽範後昆

靜安縣君蒲氏墓誌銘

夫人蒲氏世為閬中贈太子少保諱穎士人之曾孫贈太子少傅諱伸之孫贈太師衛國公諱師道之女資政殿學士諱宗孟之姊贈太中大夫蘇公諱渙之冢婦太子中舍不欺之妻慶歷中太中公任閬倅與衛國公善結為姻家夫人年十九歸于蘇資稟慈和勤女功循婦道亦喜讀書娣似族屬無間言舅姑繼没有季女未嫁夫人撫愛愈厚迨其有行出匳中物以資之族人或以此譽美則曰先姑即世新婦當任其責安敢衒以為能

尤敬于祀先凡歲時歲獻與忌日之奉其炮燔烹飪之具雖老矣不以付子孫必擇平時之所嗜而羞之既享則怵惕齋慄終日愀然如見所祭蓋得孝子所以饗親之義中舍君之亡失夫人持諸孤而哭曰汝父棄不待年今壯者未有立幼者尚可保耶訓飭教戒益嚴且勤既了嫁娶則又告曰吾事而父畢矣汝曹惟勉學慎行庶幾成就以顯爾親則吾無憾昔馬援聞人之過如父母之名吾自幼至老不敢言人之非小人識之可以寡

尤也某年天子旣郊夫人當封邑資政公以其性行靜專動有法度事父母奉舅姑皆盡敬愛請以靜安封之又嘗丐于朝乃賜以帔紹聖某年七月某日以疾終于眉山之所居享年六十有八明年十一月某日祔于中舍君之墓次子五人千乘千之某官千能千秋千鈞皆舉進士女三人長適鄉貢進士任忠弼次適承奉郎監杭州洞霄宮蒲澈次適進士雍緝孫男十三人孫女八人銘曰

閨閫肅肅兮德之宗子孫詵詵兮慶之隆美封貴服兮
恩以崇高丘深邃兮禮以終婦則母儀兮傳素風庶幾
陵谷之無窮

欽定四庫全書

淨德集卷二十八

宋 呂陶 撰

墓表

贈大理評事張府君墓表

南榮有道之士清河張君旣以皇祐初元三月己亥疾卒于家春秋四十有九三年十一月庚午葬于榮德縣榮川鄉歸政里先隴之次後二十五年君之子復為丞

祕書天子大享霈赦贈君大理寺丞均慶賚貢潛德也
太傅君擢進士第與予同時每懼先烈之不耀思得推
叙大畧著示後世乃求予文表諸墓按君譜系由來最
遠蓋晉司空華唐曲江公九齡後天寶中有從明皇西
幸者占南雄為鉅姓曾祖諱儼建隆時王師伐蜀率士
兵導所嚮補先鋒將力戰有功祖諱讓亦以智能補和
義縣令考諱文煥攝州司馬君諱惟德字輔之幼以孝
謹聞執親喪不忘禮讀書先經術務窮大旨尤好春秋

孟子凡雜家駁說未嘗顧一試于鄉不薦遂無仕進意
訓子孫以雍睦清慎為先平居擇交游惡苟合間或賦
詩見志以誨人語純格整與朋友言多援前史得失否
臧以相警勵鄉人善者好焉君袁氏壻僚凡壻七人袁
富族也為之壻者或私其貲幣以豪君獨不爾袁父母
嘗厭他壻之求欲以餘積委君則再拜避謝卒不以一
金自汙此其衆人所難而君子所貴者也子男七人曰
綸曰衍曰復曰衛曰紀曰繹曰侃復即大博君今知陵

井監履尚敦懿居官有能名銜猶未仕餘則亡女四人長適勾僑次適袁綬次未嫁而卒季適袁璐孫男六人希逸希道己夭希聖希孟希簡希古皆建侯賓王疊疊鸑學克承厥家孫女五人歸孫誥賈麟袁晦句龜年句師皐曾孫男十人女六人並幼予嘗閲史載見昔人出處大致若司空在晉曲江公在唐其德操義烈皆社稷臣雖百千年猶使人仰畏不已今攷君譜系原究本始則二公之苗裔固可書也況嘉行有足紀乎銘曰

人之生無窮達顯晦儻有一節異于衆可以憲子孫風流俗則謂之不朽非必高爵重位乃取貴後世也女有歸矣父母愛之而私以金幣雖受之未為大過君獨無取豈臨財不苟其得歟彼求而惟曰不足者聞君行誼可愧矣嗚呼廉哉

行狀

冲退處士章詧行狀

蜀有知道君子章詧先本閩人五世祖練唐廣明中從

僖宗西幸有官守家乘闕而不載高祖父垂裔始居眉之鼓山曾祖曰璉祖曰道方徙居成都之雙流縣考曰惠妣寇氏三子孟曰忠仲曰亮季即府君字隱之生三年考歿七歲母氏亡既孤鞠于兄嫂以所以事父母之道悌而報焉未冠治經術往來成都求師質問大義鄉先生任維翰若釋中古皆通經善講解悉從之游得其要旨妙論階之以踐古人之閾故其志修其行懋與人言古今人事物理之變所謂索而難至者皆探抉窔奥

務得其極而後已尤好揚子雲太玄經知玄以數寓道之用三摹九據始終之變著發隱三篇講疏四十五卷太玄圖卦氣圖各一雖前世陸績宋衷王涯輩通太玄學者殆有不及也慶歷四年樞密直學士蔣公堂以其書薦諸朝皇祐三年仁宗祀明堂賜粟帛四年端明殿學士楊公察又薦之除本州助教懇避不拜至和二年宣徽使張公方平奏請以處士號旌之不報嘉祐四年天章閣待制何公郯陛對以疏論列詔委轉運使詳定

其實時殿中侍御史趙公抃兼按一道即以學行之懿
條悉聞上乃賜今號翰林侍讀學士王公素方牧是郡
遂命所居之鄉曰處士里曰通儒坊曰冲退由是浩然
以聖賢之道自裕憂喜無累形是非無攖中者十年非
其趣之高遠德之精微疇能爾娶魏氏生二子長曰祺
舉進士應嘉祐詔以行藝敦遣今為著作佐郎守漢州
綿竹縣事次稷業文未仕孫男四人曰正曰遷曰益曰
宣方治經求進處士嘗為歌詩雜文二十卷行于世卦

氣圖以石刻於府學之西太玄經圖并文集刻於中興寺子雲祠堂熙寧元年四月末病先辟穀六十日嘗言以氣治之六月九日卒于冲退坊所居之第享年七十六明年九月壬申葬于華陽縣晉安鄉白土里嗚呼處士道義充于身文章傳於世惜乎固高節隱居不仕今朝廷方修一代之史則處士之清名皆可書也㬥既得其詳敢序大畧以備史館之載録云

雜著

書術

易之道神矣其源出于天地陰陽其流入于蓍龜卜筮其大極于三才造化之精微其小該于一物動息之形象事之隱晦而未究雖聖智不可得而知者必有以告焉非謂之神乎卜筮之書既本于易岐分派别散漫繁衍于天下觸類而長沿波而適其名號種品之多幾不可悉數而至于閭閻畎畝之賤夫亦有通其說者或擲錢擊瓦無知之物而可以致吉凶禍福葢我以術窺彼

以神告安恠其影響之密哉世所謂壬課者尤可信驗始予之楚悵然以松櫝為念遲遲不忍去有匪人焉力于斗筲而進委者方蘢利以合而索然無所得乃欲擠之巖壑以充虎狼之求予憂而占之術言卦為彈射夫射者平心正志循禮而後發君子之求也非幸其中以戕彼之命而斃我之能也挾彈而射非禮甚矣伏險賊之心用非禮之具隴斷之態穿窬之謀也安能為物之害乎已而果然居楚累年闔戶終日不與異類接又有

匪人焉飽于芻豢而襟裾者既憑邪以逞而靦然無所
歉乃欲訥之網罟以資庖鼎之味予懼而問之術者曰
在卦為蔫矢夫矢者貴其直而不枉先王之創制謂之
利品巨用則威天下小用則去害而全已非徇我之欲
傷彼之生淆亂否臧悖壞典憲一切以忿暴昏虐為務
覬覦一售而蒙捜捕之賞也以蔫為矢豈正直不枉之
意歟不稟於法度而發狗鼠之盜蹄齧之勇也何恧之
及哉已而亦然嗚呼卜筮非惑子也兹二事者地之相

去僅萬里晦明之相遠乃于五百日而所告者如符節

然不特吉凶之明驗乃善惡之深戒誅賞之大端也夫

禍福者天所以賞善罰惡非私快喜怒而加于人也小

人而私快喜怒欲以禍福加于人則為善或不能徼福

逆天理矣逆天理而逞人欲照臨在上其可使之欺乎

昔者左丘明觧春秋好言卜筮司馬遷作史記傳龜策

漢志載雜占唐史述卜相大率可以明吉凶著善惡為

小人之深戒有輔于教也予感二卦之説作書術

淨德集卷二十八

淨德集卷二十九

宋　呂陶　撰

五言古詩

雜詩

夕陰斂層空素月出西海寥寥俯仰間杳不見纖靄清光信可掬璀璨掌握內虛庭縱遠目中夜如有待念我金石交輕别已十載德音響球琳道味芬蘭茝悠然阻

聲容況復接言誨幽懷願一寫四顧多泛愛迴頭自珍惜欲顯不如晦賴此秋蟾魄千里共光彩思賢揺去意對景慕良會此夕雖圓明清賞君何在

化阿

子奇昔稚齒得官化阿城齊君疑其幼且悔寄任輕同車載白首教告力奉行一日鑄劔戟二日促農耕官倉不積粟武庫皆無兵魏人錯料事來戰欲蕩平阿俗且感義子弟從父兄小邑抗大國魏敗齊以寧千年陵谷

變猶有化阿聲乃知謀人國自古須老成

河津女

河津女娟者可與壯士儔簡子欲南渡誰人為撐舟娟奮紅袂起姿容盛優柔長篙與風快大翼如雲浮頃刻易千里恬然濟中流心情忽感慨為子發清謳波濤激無際駭畏事禱求杳冥若形響自爾蒙神休交龍助其維歸櫂勿夷猶閒之意飽滿春風滿華袺禕褕響環佩蘋藻奉薦羞豈獨女子事可況公與侯一言固有合半

策或見收惟其過不過通塞難相謀旬月取漢相安怪田千秋

送周茂叔殿丞并序

君子能信道不能必信于人能自知不能必知于人得乎中不奪于外環視天下而輕重在已死生貴賤否泰休戚未嘗少遷其思索以戾其趨向故能也人則分眹于義利取舍好惡交攻競騖而莫知合於至當故不能也予嘗持是說

以觀世俗情偽而愤君子之所不足反而求諸傳記至仲尼稱伯夷柳下惠荀卿氏推尊子弓揚子雲珍君平畏仲元而乃知君子之道雖晦必明雖屈必伸蓋聖人之待天下必推之以至公而教存焉然則道人之善而有警于世非佞也公天下而為言也舂陵周茂叔志清而材醇行敏而學博讀易春秋探其原文簡潔有制其政撫而不柔與人交平居若泛愛及其判忠諛

拯憂患雖賁育之力莫亢其勇滀之深流必長
趨之端適必遠擴而充之斯民有望焉然而常
自誦曰俯仰不怍用舍惟道行將遯去山林以
全吾志其信道焉而自知明歟或知之或不知
之其君子之所不能歟以君子之所不能于君
子何損益焉惟知者可與言其然惟不知者亦
可與辨其不然亦庶乎道人之善而不為佞歟
今年夏六月官滿南歸士大夫皆為文送之某

既序又繼以詩

高帆颺漢水六月南風溫下流來漲怒一日千里奔湍
威雷霆繫石勢龍虎蹲漂搖波濤際渺漫天地昏君心
浩溟渤目笑衆水煩外任安濟德中養澄靜源青雲露
三峽奇傲開琴樽白日滿平楚放懷清夢魂夷險既一
致卷舒惟義存末易泛滄浪時平斯道尊

百合

盛夏衆芳息景物殊寂寥庭前有百合穎然學春嬌數

枝已聳茂百朶尤富饒擁蔽因巨葉紛數假長條吐秀偏得地爭妍欲干霄素紛間瓔珞輕黃染璚瑶靜若寶幢植動如鳴佩搖盡向杲日麗不畏炎風飄太守雅好事得之詫朋僚綺思入新句彩圖上輕綃衆目遂賞翫英華不虛凋此物既異常論議有以招人情愛惡間輕重何以遯或謂花之祥或譏草木妖嗟予豈博物智慮隨日消欲窮造化理茫昧增無聊疑此亦偶然發之自根苗莫議妖與祥為公續長謠

韓子定嘉雪應祈二首

晉地素瘠塉所憂冬氣差明神享其誠瑞霰飄為花輕絲瞥已没散漫撲水涯大片殊易積髣髴填丘窊饑鷹便欲擊伏虎凍不拏比響少鳴鴈南飛絶驚鴉肅然天地中靡聞一聲譁樓觀動曉色江湖壓晴沙度曲宜鼓琴卷葉難吹笳顧此勤儉俗趨時務耕畬三冬苟失望二麥將不芽造化善從欲沾滋罔遺遐須為盈尺喜勿興祁寒嗟清威儼開府和氣方當衙餘潤匝千里歡聲

同一家天人報應間其速如馳車我公心在民致禱誠
乃加康衢有歌詠繼者慚餘哇
天道孰云遠未嘗毫釐差鑒此金石心報之瓊瑰花旱
氛滌已去豐歲來何涯高能累岌業畢亦蒙汙宂窒布
氣晃蕩急飄勢奔拏掘地得寶馬集庭瞻白鴉歲功助
發洩民口騰讙譁高原有瑤塵絕漠無黃沙山夫喜孰
來戍卒愁閒笳鐵甲彼固凝石田吾將畬雾雾既霑足
陳根其動芽霏霏幸還反歸路曾忘遐待詔一何寒映

書誰肯嗟鳴弓壯暮貔凍鼓咽朝銜羨君詩筆雄退之
昔名家染翰動成集卷軸可載車矧此古琴操應和無
以加雅鄭本末殊中正蒙多哇

朝陰

朝陰晝多雨少見日有光四顧天地慘萬物皆茫茫占
書久不讀何暇推雨暘試以人事說訝此非吉祥日者
人君象照臨及遐荒豈容一物掩有若自晦藏明主躬
聽斷萬事付紀綱賞罰信且必威令非不强天子報應

問安得陰侵陽疑是蠻寇起勢力殊猖狂王師僅四萬
靈旗指邊疆州郡少羨卒饋挽須丁黄父子罷斂穫女
妻急縫裳老母哭不忍癡兒亦傍徨將行痛訣别意謂
趨死鄉小憂止竄匿大患在殺傷蜀人不慣此聞者皆
倉惶所以作霾霧終日爭飄颺秋毫與天地自古不比
方中國及夷獠何足校短長帷幄已坐勝虎貔誰可當
天威一掃蕩不使存微芒何時捷書至喜聲復鏘鏘胥
漢忽開霽金烏欲飛翔登高賦常武注目瞻扶桑此願

殊未過百憂滿羇腸

和陳長倩休致二首

惜君有高才舒卷莫非道趨時忽倦游謝事不待老私謀惟恐晚公論歎其早平生恬淡懷憂恨未嘗抱白日由此閒紅塵灑然少鼓棹勿遲遲湘川秋色好

進取雖繫時退藏亦在道儻與志不會須惜流年老不知笑君拙知者羨君早知與不知閒惡在慨予抱得無鈞石重失乃錙銖少明鏡洗無心向誰論醜好

送劉希道龍圖赴秦亭

君子異衆人所繫惟大節著見在功業何嘗一毫欲幽能動金石明可貫日月其間有用舍舒卷不同轍言之尺與尋輕重自區别公以道德進義操非孑孑早歳在言路屢補袞衣闕一語定大計永祚慶綿瓞西來委重鎮遠業粗施施岷峨固不動江漢亦澄澈譬如公輸木巨細歸榘括又如后夔音合止付椌楬函其遂生成吾豈任呴沫愚者多競利破産營酒蘖官緡逋數萬私計

鮮毫髮雖云鬻兒女未免就縲紲巨械壓羸頸重箠困
流血亦有凍餧斃枯骸不藏穴兹事關進退聞之宜結
舌壯哉仁者勇拜疏為論列詔書即日下蠲除允公説
皇慈極霶霑治體非眇末推此不忍心瘢瘵庶全活方
將秦川命又仗元師鉞何時歸廊廟民望甚飢渴天綱
舉無外海勢包有截威德廣所被神武專不殺兩階虞
舜舞六月宣王伐梯航走琛賮早夜畏鞭撻相因太倉
粟紅腐以時發已朽外府貫浩蕩流不竭乘此全盛力

萬事易裁割泰山可轉徙巨浸可壅遏深惟漢唐治丞
輔次皐尚弱翁知故事論議頗諄切開府善守文規模
亦宏闊敢告天子聖邦基繫明哲斯言得之公非以為
容悦

送范希聲歸洛

策馬太行道西風動微凉之子去意遠南望嵩洛鄉日
馳百里足急歸拜高堂天倫喜會合親侍生輝光惜此
暫闊别送君乏詞章早晚揖回馭秋深蘺菊黄

雲頂山

嶠嶇上層山十里到巍頂天形露空闊物態蓄深靜羣峰峙其旁儼若挈裘領廣野闢於下誰為畫廬井殿閣聳盛觀松檜富清景蕭然古佛界邈矣真仙境枯株吐芽蘖晴雲發祥慶盡手矜妙逸詩亳事弃騁乘高縱閒目逌意適遐迥班班見髣髴歷歷可窮省茲山介兩蜀鎮壓猶巨屛南連三峨巔北距僰斂嶺東西數萬里高下幾千頃地產號充盈天時與康靖民間豐歲樂事外

化日永攬轡一登臨茲焉聊賦詠

見雲頂山

朝見雲頂明暮見雲頂暗陰見雲頂濃晴見雲頂淡雲頂乃一物百態異舒慘朝暮不相失陰晴可先採于吾如有緣靜景供遠瞰搜求入風騷刻琢費鉛槧一語小如意讀之惟自領深惟出處途兩得亦誰敢雲霄有達士豈禄侈飲啗終身落世網塵垢漬衡紞雖逢物境勝何暇縱遊覽丘壑有幽人俗繩不可纜茂林適情性清

泉滁肝膽野飯止一盂往往乏藜糝予生安拙計萬事恥浮濫宦遊若不樂進退殊壕坎廩俸纔數斛憂責如舍擔飽食坐看山閒心復何憾

三亭詩 原註清慮治己味道

三亭何為者吾友所繕營亭前有標榜雅意異俗生治己已孰治清慮慮孰清吾道固可味未易貫至誠惟天予斯人一槩授五行生質本淳靜外誘徒縱橫心術儻茅塞耳目將聾盲上聖貴復本大賢猶性情況其可上

下安得不勵精四端匪外鑠語默無自輕百行皆吾分積漸日有成稂莠荒我懐去之如鋤萌波瀾擾我源止之如澄泓浩然滌萬慮粹矣讀六經不趣楊墨塗將造周孔庭出井見仁義仰天瞻日星甘若飲醇酎珍若享太羮清若餌芝术和若聞咸莖積中而恬愉發外而光亨窮不失素守達不孤羣詎生不陷非義死不忘英聲道味固如此身規從可明本原何所來慮之深以閎欲知君子心吾請觀亭名

贈蔡山王潛

王生性高閒了不掛塵網家居蔡山下景物盡幽爽山松何年植老幹已增長山雲終日飛秀氣自飄蕩山泉涓涓流落澗有餘響山月隱隱出澄輝透林莽生嘗坐巖石寂爾遺萬想横琴試一弄意外忽忘象千年幾興亡六合一俯仰惟傳太古聲猶在五絃上純皇與聖帝作樂理和暢志士及幽人寄情多感愴於焉得深趣不返而遂往銖石莫重輕尺尋奚直枉清哉此標節抑可

勸鄉黨子生本靜默意味欲恬養偶然從宦遊百態殊鞅掌既無移時術力軟不能強亦有超世心倦足欲焉往（案此韻複）作詩持贈生厚顏尤憫憮

送吳龍圖歸闕

蜀山千尋立奇勢凌穹蒼岷水萬里走怒流吞滄浪南連楚越腹北際秦隴吭乾坤所造作險固天下彊四境高與深沃野蟠中央天時少凶旱地力宜耕桑生齒萬億計貲貨豐且穰運載實內府重車不停箱公廩已腐

粟私家始餘糧恬然禮義俗杳在無何鄉王澤忒壅閉
土風亦悲凉所以二僭偽草木罹凋傷繼有三盜起氛
埃屢飛颺耳目殊未遠本末猶可詳朝廷任連帥指顧
寧一方聖意爾莫測恩波但流長我公來息蕃琴瑟更
而張至誠極愷悌大事費忖量澄撓孰清濁中和匪柔
剛蜀人自荷戴頌口殊鏘洋仰公若梁棟愛公比琳琅
謂宜立大厦豈特為圭璋願公保遐福堅厚如陵岡期
公享眉壽歲月過綺黄或吐藥石論百脉除膏肓或執

陶冶柄四序時雨暘歌德動金石書勲滿旂常輿意信如此惟公協行藏清風聳朝野闊步由康莊昔為御史時率先問豺狼及其按河患巨姦縮鋒鋩邊兵好掎角公令無出疆獄奏或反汗公嗟為飛章斯事最卓犖輝耀日月旁平生覽大節安肯差毫芒都俞既會合事業尤輝光蓋以大臣道施之輔虞唐雅意有餘裕玩占得黄裳此語知者重不惟談否臧稽首告天子高賢民所望

三黜詩 原註己酉歲送呂公出守南陽也 有序

某今年為闕下一日聞除書宣猷王公守南都翰林鄭公餘杭紫微錢公金陵又聞法有殊議度歲未能決又聞狂人上書語及宗黨羣論匈匈咸以為非是獨公懇到為上言疏至八九條剖十失既而出治鄧士大夫相顧失色深惜其去公三黜也視古人何愧耶某用是為詩以述公出

下惠為士師子文乃令尹仕也固不喜黜之何嘗慍直
道宜少合高風諒難泯大抵君子心惟義素藏韞進非
為私謀退亦為道隱顧彼榮與辱於吾不加損我公天
下賢許國以誠悃危言屢啟納大事費量忖畨如秦和
醫良劑起疾疢工如魯匠斲鉅木赴繩準昔嘗遷九江
誰謂去塗窘又嘗謫蘄水恬然泛驚濆于今已三黜去
就決不混遠視前世賢並驅而齊軫大敵衆所畏未戰
勢自殞惟公鼓而前萬旅倐兵楯晚節人所重半道或

凋隕惟公久益壯千古激忠憤大明方乘離元老反遇
遯得喪未易言所繫在邦本

和毅甫惠梅竹茶麴

春前識寒梅雨裏見脩竹一水自浮花六神休擣麴清
惠非塵埃佳章亦金玉毫髮無重輕此意可勵俗

即席送堯天

行行重行行千里秦蜀道落日飛孤雲秋風蕩衰草極
望快歸目深思感幽抱吾俗有謠言公還一何早

淨德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淨德集卷三十

宋 呂陶 撰

五言古詩

說學送句輔元赴普慈

六經聖人心言以寓微意著示萬世教大略歸簡易先儒事研覃傳注發奥秘其間豈無失十數纔一二沿波而討源自可見極致學者不務此紛紛競非是所得方

一毫已謂盡千里譬如就寸管窺覘九清位又如持小
蠡測度巨浸水近年經術興衆說尤㽞沸或沿老佛辯
或取皃神議或以對偶求或用點畫治往往勤萬言區
區繹數字茫昧超洪荒高闊等天地幽欲根死生明欲
混愚智五常孰為常百氏孰為氏古今名家學一旦盡
委棄老生分退縮鉗口深有畏晚輩互馳騁鋭力不少
避茲事繫風化賢者慎措置吾鄉句夫子天稟最純粹
事親存至行執卷考精理平生耽道腴大嚼得㽞味使

之典冑席琢玉成貴趾不爾坐泮宮好音變惡類頭白顛已蒼猶從一麾寄普慈實名郡良俗先禮義斯文久磨淬浮筆恥誦記有心欲聞韶作樂慮惉懘有道欲適遠驅車患軒輕玆焉遇儒師于學有統帥公若舜權舉明若軒鑑視珍若太羹飽飫若醇酎醉詩書文翁治教育孟軻志雖則勉甘棠清風似槐市

答宇文公南

少年從君游于今已頭白逡巡三十載光景如昨日追

懷當時事感慨橫胸臆賢侯在泮水多士凡數百探道先淵源學文重氣格君常露華采流品推第一西南有豪俊自此貴名出天池可直上中減扶摇力不免逐鷦鷯搶揄暫棲息北窻換五斗輕重固不敵況當念赤子安忍負愧色歸來林下泉屢把塵衣滌南溟徒爾慕腐鼠莫我嚇清樽及黄卷兩與聖賢覿伊予最不肖厚幸蒙賁飾歸田尚無計苟禄惟自青因循得瘖病放蕩成笑疾持此答長謠慚無雙白璧

西風起高原一首奉送應之太傅東歸

西風起高原萬象動秋色渺瀰潔寒流滌淡升杲日嗈嗈雲端鴈所嚮知自擇豈獨順寒暑行將避矰弋蕭蕭林間葉早暮見疏密危梢怯搖撼慄若遇彊敵騷人與志士趨向在幽寂悲歌節物變浩歎歲月失遠憂積不解難以斗酒滌中夜撫鳴琴餘聲寫沈鬱竊嘗窮天運舒慘固其職胡為世網中情態異休戚達觀殊不爾曠懷居自適偉歟當世賢明爽照今昔孤高松柏操肯與

霜雪易搖落鷹隼拳何憚狐兎擊天涯共一笑肝膽露纖悉相從恨不早此別重嗟惜夷途快覽望還馭忘涉歷悲哉宋玉賦安可贈行客

仁智亭夜集

明月有深意輝光滿層臺佳景豈易得對此持酒杯坐久轉清曠雄風為時來夜闌興未倦歸步猶徘徊

答梁子美召食

湘中佳山水使指重他部高賢駐行節儒雅飾治具雖

云入郡廣曾不假多慮一扇清微風融和及生聚川原發陽和草木均雨露疎網悉舉綱和聲已載路時登華遠亭每與勝景遇秀巖及南峻碧江爭北注回環如戶庭髣髴若繪素彌望快遐目縱吟盡幽趣雍容接諸生謙屈存異顧飲食出誠眷上下捐禮數賤子慚不肖萬里困飄寓屢嘗造賔除幸此聽談緒斐然無所裁安可繼大句

送蔣熙州

昔登蔣公門忽忽五十載于今見猶子省記似前代慶源得餘波家範稟性誨筆下吐雄文滔滔溴江海胷中抱英氣落落等嵩岱十嘗試一二卓犖已稱最還朝幾時何時又補外河湟復古地形勢壯且大冊府圖籍存充國城壘在臨洮建都府節制中機會守之扼喉吭動則攻腹背西羌輒犯順種落異向背呼嗟秦雍間氛祲恐未艾連年困飛輓何日貯倉廥一病費調養已甚其可再綏懷與翦蕩黑白燦利害吾君鑑勤遠靜制六

合內仁如天地心萬類悉容貸不矜靈旗伐未奏短簫凱一旦春風來生意入窮塞戴瞻將軍鉞猶識使者旆治邊信有術豈徒威克愛原註慶歷中蔣公希魯侍郎守成都其鎣賴數載今五十年矣觀熙州之為人彊裕清敏葢得其家法云

送張子公

康定用兵日府谷尤孤危屬當治安久多事盡廢隳三面枕賊境平易如通逵重城輒議葺浮論多背馳賢哉光禄公定慮先本基百堵大興作據險成藩籬城完賊

已至善守莫敢窺泉源衆所汲公為親解圍兵勢弱不振公能屢張威賊退城可處生聚始有歸於今三十年功勲書冊纍邊人毋記憶言者感涕揮近日羽書至討伐加羌夷廟算出帷幄王師整熊羆壯夫思報國志士竊憂時寒日朝慘淡凄風夜號悲昔人何卓犖往事可追維夫君實賢嗣仕宦圖奮飛家聲貴不墜儒學當有為歸歟自磨礪門閥增光輝

送唐居益

朝家設賢科留意在豪彦三道詢天人萬言極貫變國
論庶有補謀身非自薦昧者鮮知此榮禄生貪羨討論
遺本原文采事藻絢假之為捷塗得以步華選亦有附
羣邪藉以肆綺辯心迹既自異事業安可見遂令權貴
人待物少明辨概為天下材皆同秦士賤夫君非好名
力學久忘倦天資固彊直道業益豐羨紙如后夔音發
若老羿箭深有啓沃誠恬無寵榮戀時事方艱虞乾心
屢告譴遠憂何時已長策殊未獻期君為國醫起疾須

瞑眩

送杜翁東行

我為懷安官居作什邡令封疆若不遠音驛稍頻併乘閒強吟詩寄去同賦詠其言類諧謔間或有譏病蒙君屢酬荅往問復來聘長謠頗壯贍短語亦清勁大率如為人圭璋有餘瑩得之每怠讀醉魄時暫醒方從文字樂忽爾報成政秋風飄行色萬里去意迥知君最留滯文價早馳騁策名二十載位未立朝廷一官奚足論百

熊委前定自古有通塞誰與造物爭任此不繫舟所至遂游泳西山白雲起回首念温凊恭聞陛前語歸拜堂上慶僕馭倦遊否塵中多捷徑

寄題丹稜李令野亭

前山翠光凝後圃穠秀合惜此衆景會聊以一亭納地勢得高爽人情遠囂雜縱懷百慮清極望四遠匝風行訟牒簡晝永縣扉闔居常玩文史閒亦理杯榼雅趣適安靜嘉章屬酬答門外有通衢華輪正騰踏

南山有嘉木一首贈友人

南山有嘉木秀拔何亭亭盤根蓋得地直幹自挺生朝為杲日照暮得甘雨零氣敵雪霜勁勢凌雲霄青豈非澗下材獨賦輪囷形屬當搆大廈量度審重輕彼尺我已丈一柱支百楹夫君承顯家累世公與卿天質由慶稟湛然寶純明膏粱莫能遷志操務潔清紛華未易勝仁義思力行學殖固原本詞章露葩英早夜勤琢磨日望貴罷戍閒歲下明詔時哉會光亨迢遞萬里塗思君

如户庭

和巖起見暄

淒風若朝寒愛日惜影短翹首望餘照曝背希一暖温如襲裘褐美若悦蜀黍在陽頗舒暢適性易飽滿支頤殆忘形縮手豈執版却笑假春衣無乃求之晚

感白髮

少年事辛勤老大涉憂患撫時感零落髮白亦已慣每思初白時黑者尚千萬晨梳滿一握中有素絲間及其

白已甚色勢頗滋蔓種種漸無幾星星忽大半常情惡衰颯不欲姿容變持鑷屢剪摘煑藥勤點換久之反自笑遂事固不諫萬物入形羅盛衰有期限葩英秉春芳凋滅向秋晚人生止百歲稚耋如早晏光陰白駒走安得常總丱形骸任驅役膂力資治辦其間得與喪大率皆夢幻既老遂休佚萬態無足眄方當齊椿菌未暇語鵬鷃霜雪華滿頭長吟又何怨

送翰林范侍郎

進退爲大節君子貴其全獻替賛大事良臣所宜先二者茍一失胡得稱至賢況乃勢利誘中性殊易遷趨時式勇鋭顧義少愸堅崑山有良玉烈燄不敢燔太華有蒼松嚴霜豈能干公以學行起華塗三十年羆業飽更尚文章富雲淵徐行自廊廟羣望惟陶甄適會薰風琴爲民更五絃潔情思恤物有道當危言一旦謝簪紱易若忘蹄筌冥鴻颺雲霄老鶴得芝田天眞適曠蕩世網脫拘牽安居返故里盛事光壓寰父老相歎詑謂公乃

神仙士林素矜式仰公如綺園試閱前代史昔人難比
肩嘗聞裔興國精誠動皇乾願仗至忠力區區塞奔川
不幸遭戮辱何由老林泉徒使國士淚至今為之潸又
聞廣與受知止皆求還都門祖帳盛鄉里千金捐青以
大論議寂寞空簡編猶有繪畫手屢將丹青傳四士所
出處得之皆一偏惟公逢聖明雍容卷舒間任職思補
報己身享安閒素履瑩如玉貴名重于山知公享壽考
歲月方遐延壯容換老骨綠髮藏華顛諒公保福祚子

孫慶綿綿高門納駟馬舊物還青氈令德終報驗化工可推研小智泥畛域通懷究淵源方爾泥物我其誰計寒暄邂逅誠自得局縮亦徒然再拜遠門下長吟歌此篇

奉和胡右丞視學所賦

成都學最古肇自西漢時寥寥千餘載間有或廢衰慶歷始下詔四方如響隨良哉樂安伯原註將公自謂蓋從郡望與封爵也治體由本基遠模類文翁故事循舊僖課試月為度講

解日有規教育猶父兄片言不遁遺學子五百人絃誦何儀儀陶成禮義俗大變西南維距比已一世繼者賢其誰胡公廟堂老天子深倚毗下車急先務勸學為之師時異心則同兩哲吹壎篪作詩遺諸生字字皆典奧近欲美材成遠使純風熙礱石建巨堂豎柱不復欹九經滿四壁高下相支持首尾傳注完粲然日星垂斯經與斯堂天下難等夷原註洛雍雖有石經未若蜀本注釋之完度地得勝勢西隅敞高扉氣象自宏顯出門見通逵嘉木種千本敷

陰接春暉入將不剪伐異日甘棠枝賤子昔在泮執經趨絳帷嘗聞先生訓敢告多士知讀書有本統宜先窮是非微言率簡易衆説殊支離詳觀聖賢迹於我猶蓍龜不獨事辭章華飽競葳蕤豈徒擬爵禄稱謂生光輝立己如遠遊縱横亦多岐取舍各異轍義利難兩馳一足少蹭蹬終身陷汙卑君子與小人古今不同歸勉哉篤志操行副公所期

再和胡右丞視學

士有幸不幸所逢皆一時道隆學自正文敝俗亦衰匪惟古今異況復好惡隨觀詩不觀政爭議毓與基原註詩有孫毓生基之學窮經不窮法區區論桓僖必得大匠誨然後圓中規譬欲攻躔度亦先由渾儀所以君子教衆材無棄遺公來鎮西州為民張四維且曰化未孚孰咎歸之誰醇醲造禮義偷薄生夸毗予其本庠序動以經為師善道易牖進膩和如壎篪自此石室生處躬無匪彛勤誠戒挑達美頌贊緝熙屢聞講鼓集不見儒冠歆遠或千

里至篋笥相携持公堂坐無地布滿東西垂學殖務栽
培心茅悉芟㦯前瞻數仞牆競欲趨公扉謂公富經術
執卷將問達誦公勤學篇華柔鄙玄暉杳壇乗春風一
日千萬枝昔公長烏臺奏囊成燬帷欒石盡晦窓世人
罕聞知今公倡儒教羣情革其非道勝逢大壯文明契
重離繼有巨篇作拜既如受龜咸韶奏清廟音中爽與
謎琳琅聚寶肆亘夜騰晶輝蛙鼓畏不鳴鼠璞羞路岐
信矣蜀政美聲聞已四馳海宇翹首望天高終聽卑行

聞十行詔匯朝促公歸雖欲在泮飲盛事安可期

戲作客從中州来

客從中州来有旨謫嶺外道由長沙郡行李極狼狽地主惡遷客不許宿闤闠馳逐使之出威勢如下磻我嗟伏蒲君力小忠謇大一言犯雷霆萬里竄江海方當困羈旅復爾招咎悔誰謂守者謀義理亦甚昧人道異邪正天時分否泰外物慎取舍中扄權利善小人銜迎合君子恥附會如何鄙流放輒欲登善最所持況輕貨安

可遷重賄惡名被諸身巨衾不可蓋羞色睟於面洪水安能湔嘗聞賢人生希闊須異代聲華無今昔趣尚一進退李唐距聖宋乃有二徐晦

送李鎮北歸

昔為并晉游識子十數載當時鄉曲譽學行已可愛公卿察廉孝一命畀霑霈飄然從宦游萬里適劍外標擧本孤直鋒稜苦磨淬研味冰蘗間規為準繩內素節雖有常往往駭流輩違順既殊途指此作瑕纇好惡貴必

察丁寧昔賢誨羣言徒爾為終有公議在北歸太行道

極項見嵩岱下視立與阜岌屹殊瑣碎洪河天外來勢

欲浮大塊呵嘘衆流小奔走爭合匯長吟助超軼壯氣

增感慨善惡忌太明與奪宜少晦此語所繫重非特論

進退數路盛得人期君赴亨會

勇烈侯廟

唐衰中原亂賊據西南疆號令不出鐵疇能禦彊梁

楊侯仗直忠寶劍凌穹蒼誓將掃妖祲得以完金湯嘗膽

過勾踐食羹如樂羊嚴顏頸未斷霽雲指何傷衆寡固不敵歲月亦已長孤城屹然峙鋒鋭莫可當譬如泛巨海難以一葦航天心未厭悔人意忽蒼黄百口同穴瘞悲雲慘朝陽寰區既澄静往事極凄凉封爵加美謚幽明知寵章近世修舊史筆削嚴否臧書曰侯死之一褒踰繡裳原註近修唐史書五月丙子王建陷彭州楊某死之彭人念侯德廟食墓之傍水旱每致禱豐年屢倉箱父老或有言夜漏猶未央見侯出自廟凛然坐黄堂此理實晦昧有無何渺茫

子厚羅池神海俗尊祈禳乖崖宛丘殯醉者取滅亡原註乖崖殯於私第過其門者必步有軍校醉至門不下輒委斃以死陳人到今言之英靈果不泯猶足感一方子嘗假州紱秉笏趨侯墻爲侯記諱日一奠歲率常出令避侯名示民以度莊原註彭人傳云五月二十二日城陷某嘗于是日率官屬具祭仍作佛事自是歲以爲常又嘗諭郡人不得名侯侯之名又欲建高碑始終載其詳俄以罪戾至慊然視縑緗幸此續大句安能發幽光持以遺彭人庶幾予不忘

答任師中

石城山下居草草已經歲終日對山吟何嘗問陰霽自知有義命百事安拙計毋衆親朋念尺書來者繼豈徒問寒温亦感慰窮滯惟公見愛心不逐時情替親迂老匠筆特枉長吟惠良金豈雕刻文錦自爍麗太羹充餒腸靈藥去昏翳所得適所懷拜賜敢不勵詩騷久寂寞俗士鮮緝綴公常得之深豪贍有規制頃聞湖州禍文字倦且廢朝廷極仁恕風俗當訓厲終令服寬典不忍投四裔吾儕今唱酬正可頌治世况當導情性無自取

罪戾敢于韶濩前率爾獻鄭衛原註時蘇子瞻以詩得罪貶黄州責詞云黜置方州以勵風俗往服寛典勿忘自新故及之

和孔毅甫州名五首

毅甫生江南緼有洙泗質雄文極古今通鑑盡疏密瀛山繡衣使高步尚云屈河水潤畎畝隨珠照圭華仁風信樂易治體本誠一昌時政多暇豐歲民甚佚撫琴得遺音開卷終舊帙天和内自保萬事皆外物我生本蒿萊豈合顧簪紱南遷至此處惠養殊不失傷心屈原棹

掩耳湘靈瑟罷大敢放懷恩深已淪骨幸常從公遊談
笑度永日我吟續郢唱緘封彌戰栗
衡陽古勝郡齊民頗淳質富饒幾維揚樸靜類高密易
將誠心感難以威勢屈水宿亦安枕巖扉不施鍵太平
得良守條教盡一人方樂簡治自為宜老佚窮通有
定數舒卷猶古帙深思已諳理達觀豈言物屢嘗登屓
階每許脫朝紱共談談海鵬志不遁塞馬失金聲發鏘
鏘寶肆容瑟瑟遂為岷山眼未委漳江骨賡詠酬直樂

聊以歌化日珷玞難重陳黄玉似蒸栗
謫宦寓湖南憔悴變容質老懷極孤窮益友最親密高
軒喜陪從雅會煩揖屈馨香襲芝蘭文采輝陋蓽談辯
雖縱横儀範甚專一每聞陽春曲欽誦不敢佚遂將蜀
溪紙連寫漸成帙慚非高尚者思古感事物當時郢楚
士英秀盡簪紱池臺今何在冠劍久淪失我憂復遼遠
試聽暮鳴瑟何時還敝廬一奠九泉骨比心實虔望昭
昭有如日未嘗果山柑日饌湘江栗

平生知求道冀保衰朽質金闕勞仰望玉經探秘竒嘗聞造化理虛靜乃不屈又聞棲真士幽處遯荆蓽深藏雖混同安養自誠一廣采與博訪未遇敢懷佚誦經期萬遍掩卷復開帙纔能簡思慮了不見象物誰將林泉屨易取塵土紱渠意良有得吾曹又何失愛君氣容和忻樂不在瑟得昂必全神逢丹可換骨方蓬遠去路窶海空白日顧閑循循誨靈臺非縝栗

羨君詩格雄非謂文勝質長篇自博雅短語亦温密筆

端時一揮鋒利不少屈高情寓祥雲幽意及踈華豪縱嘆李賀難以憲度一窮愁傷孟郊不欲懷抱佚鋪陳黃堂上一槩凡裁帙先倡乃前輩形容何以物瑁圭施華藻錦段副朱紱測海至千仞穿楊無一失寶踸藏巨劍古聲發璦瑟鳳羽翔德輝龍種搜駿骨嗟予澤畔吟繼唱輒連日果牓誤收汞小㯓齊大衆